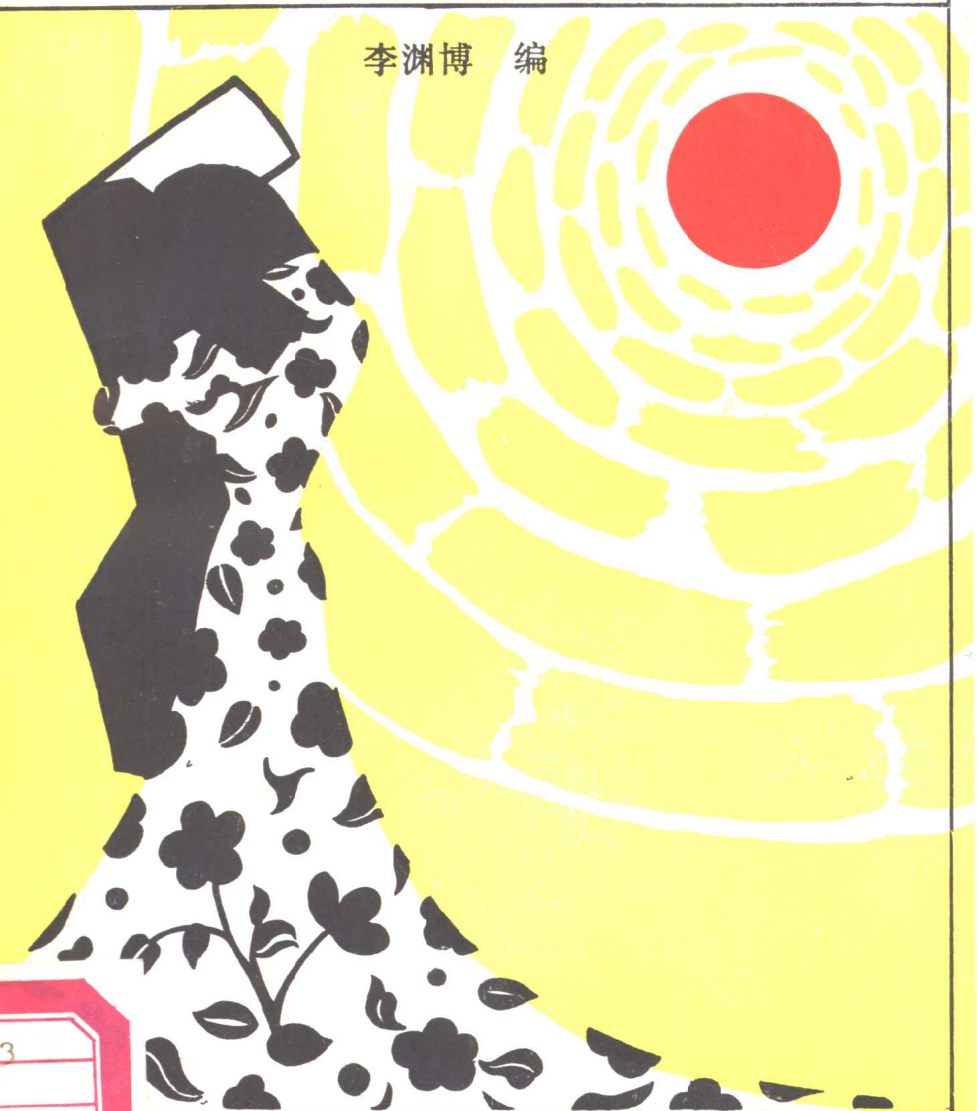




闪光的爱情

李渊博 编



華夏出版社

闪光的爱情

——献给在坎坷道路上创造美的生活的人

李 渊 博 编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美的爱情，在人的生活 and 事业中是闪闪发光的。然而，对于许多残疾朋友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在这方面有过彷徨和失望，但在与命运之神的抗争中，凭着自立、自强和社会对他们的真诚、理解，终于赢得了“丘比特的神矢”。本书收集的近五十篇文章，向读者展示了历经坎坷的残疾朋友的爱情生活，笔触清新，事迹动人，读后给人以启迪。

闪 光 的 爱 情

——献给在坎坷道路上创造美的生活的人

李 洲 博 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9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7—80053—008—6/I016

书号：10484·016 定价：1.30元

目 录

他和“达娅”在新的旅程中	槐、晓(1)
闪光的爱情	衡、妮(10)
她扔掉双拐走向新生活	郑永市(15)
半个痛苦和两个快乐	荆弘文等(19)
当丈夫要她改嫁的时候	唐宗亮(23)
一颗金子般的心	杨秀良 白云浮(28)
观球场上结姻缘	张毕砚等(34)
最美的主妇	伍永宽 张欣民(38)
幸福来自真诚的相爱	武建明等(43)
解冻了的爱情冰河	刘德玉(46)
一颗璀璨的明珠	石建江 邵 干(51)
深沉的爱如春风细雨	薛宝根 武勤英(55)
同心编织幸福网	唐代清(61)
注上生命韵脚的爱情诗	李乃毅 王建华(64)
创造和谐的精神天地	张芬之等(73)
万里天涯有知音	黄黎明等(82)
“腊梅”挺秀渭河滨	杨希望等(87)
重新点燃的生命火焰	马福玲 口述 葛学礼 整理(92)
没有写完的赞歌	范海生 程在钝(95)
情似春风吹不尽	郭宗范等(101)
从阿尔泰山飞来的“金凤凰”	晓 星(105)

枯树重开幸福花	浪 拍等(108)
心田上的花朵在盛开	陈福林(111)
“独脚飞将军”的蓝天情	徐 生(116)
她重新站起来了	牟乃尧(125)
她奉献了纯真的爱情	高丽良(131)
在生活的蓝天里比翼齐飞	李 静 刘少华(134)
盲姑娘看见了道德光辉	滑国璋(140)
绚丽的金达莱花	刘 池等(150)
美貌的妻子损容以后	陈瑞林(156)
人间果有织女情	毕国顺(16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王祥发(165)
凤凰树花开时节	李国明(168)
从蜜月的第三天开始	李一征(172)
手拉手的“登山者”	阎克明(175)
画为媒	张振峰 赵庆辉(181)
从尊敬、同情开始	陈 敢(185)
病灾降临以后	周素梅(189)
泯灭后复活的爱 情	段牧春(192)
玉石无瑕放异彩	傅 宣(198)
摆脱了死神威胁的人	王凤山等(201)
雪花润物细无声	刘志清(206)
简单而又感人的回答	曾忠锵 祝天泽(211)
百里挑一的人	黄振岭等(217)
三千里外来相会	赵广民 郝传更(221)
无价的答卷	刘树森 石玉祥(225)
来自煤矿的佳话	郑本新 张光宗(230)

他和“达娅”在新的旅程中

柳 明

“达娅”来到他身边

这一刻，八十高龄的高士其老人回忆起来，目光熠熠，脸色绯红，表明他心中依然很激动。

那是1961年9月，北京风清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可高士其却感到阵阵燥热，他被焦急、期待的思绪扰得不安。这天下午，这种状态简直达到了顶点，以至他那科学家的大脑暂时失去正常的运转。这会儿，他正呆呆地坐在会客室里，耳朵却一直守在门外。这种情形在他可是极少见的。

暮色渐渐四合。随着秘书高仰之同志拉开电灯的一刹那，门外汽车喇叭响了。高士其的心也一亮：她来了！

紧接着，董老秘书田海燕同志的爱人张林冬陪着一个梳两条乌亮辫子的年轻女同志进来了。她身材不高，胖瘦适中，肤色粉白，眉目清秀，庄重、娴雅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叫金爱弟，从安徽芜湖来。她就是高士其同志盼望多日的人。

这之前，高士其与金爱弟通过几封信，又看过她的照片，所以不等张林冬同志介绍，他便象见到老朋友一般冲金爱弟说：“你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他多想站起来，迎过去，握住她的手，不仅出于礼节，也出于愿望。可身不由己，这就使

他由于着急而激动，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抖动得厉害，以至不知再说什么了。

金爱弟心里虽然对高士其已有不少“底”，但乍一看到他本人，仍掩饰不住由惊异而产生的惶惶不安，同时，这屋里的一切和这人，又使她感到陌生。她拘谨地站在一把椅子旁，把事前已想好该说的话全忘光了。

高士其感觉敏锐，看到了这一点，象哄小孩一样说：“你不要拘束，在我这里安心，我有很多书，你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

金爱弟听了心一动，发觉他懂得自己。三十一年里，除了母亲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一眼看到她的内心。真诚的女人能被男人打动往往因为这一点。正是这句话，一下子使她感到和他的距离缩短了。很快她恢复了素有的舒缓和江南女性（她是上海人）的柔婉，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高士其。她见他坐在椅子上精神很好，不过面庞清瘦、脸色苍白，神态里有种儒人的味道，她心里不由涌起深深的怜惜：“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竟这样，唉——！”同时，想起她到北京的第二天，董老夫人何大姐宴请她时说的一番话：“看一个人不要看外表美，要看内心美。高士其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品质十分好，是个十分好的人，这我可以保证。他有困难，需要人帮助……”是的，应该帮助他。金爱弟在心里对自己说。

“应该帮助他。”这句话成了她的信念，使她的心完全沉静了，她天性中的善良、稳重、细致和含蓄中蕴藏着的热情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这正是高士其同志所期望的。

金爱弟这时已经不是在读书本上印着的高士其的事迹，而是亲眼看着他自己在怎样艰难地写他生活的这本“书”，这

就使她更受感动，有两次她激动得偷偷哭了。于是，半个月后，她做出抉择：把自己的命运和高士其结合在一起。

金爱弟的这个抉择并不是凭一时热情做出的。这里有痛苦的回忆，也有美好的向往。她三岁丧父，母亲侠骨柔肠，崇尚献身，为抚养两个女儿始终没有再嫁，这一点对她有影响。她生活也遭到过不幸，她想过，要么不再嫁，要么把以后的日子献给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她是五十年代长大的年青人，那一代人把献身精神看作是人应具有的最大美德。她向往着自己也具有这样的美德，所以她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感到骄傲。她知道未来的日子不会轻松。正是这样，她没有一般女人终于找到归宿时的激情和冲动，她反而更冷静和深沉了。

日子飞快地过去，转眼到了十月中旬。一天，金爱弟迟迟疑疑对高士其说：“我要走了，已经买好了火车票。”

当高士其知道是秘书给她买的火车票时，急了，睁圆了眼睛，高声问秘书：“你为什么要给她买火车票？”

秘书笑了，说：“人家请了一个月的假，假期满了应该回去，这是组织纪律性啊！”

高士其不说话了，直到她离开，他始终没说话，平时一双活泼的眼睛呆滞了。她走后，他好多天吃不下饭。

金爱弟回到芜湖后，也很想念高士其，这一个月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在宿舍里她不时发呆，她仿佛看到他那双多智多思、有时澄澈纯真如孩子般的眼睛仍在紧紧追随着她。如果说在北京她的抉择多是出于对崇高的献身精神的追求，那么现在则是出于深深的爱了。成熟的女人的爱多是这样的。

正在这时中国科协来了调令，工厂领导催她早日北上，工友们帮她收拾行装。她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了相处多年的

领导和同志，日夜兼程来到北京。这是十一月中旬。

周总理和董老十分关心高士其同志的生活，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早日给高士其建立起小家庭。于是，在金爱弟再次来京的一个月后，即12月16日，由范长江同志主持婚礼，马海德、苏菲夫妇证婚，高士其、金爱弟结为伉俪。

从此，高士其身边有了“达娅”，他和她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悠悠岁月里

夜深了，时钟已经响过十二下，高士其同志放下书报，由夫人搀着上床躺下。

他这“上床躺下”四个字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青年时代在美国攻读细菌学时患了病，导致关节僵硬肢体瘫痪，六十年代后完全丧失运动能力，而且睡觉只得压住左边侧着睡，想想看，让他舒服躺下该是件多劳累的事！

他躺下之后，金爱弟才舒了一口气。但一天的事情没完，她要把他吃剩的东西煮开放好，把他用过的碗筷消毒，把他看过的书报分类码齐，然后自己还得漱洗一下。到此，她还不能躺下，一是他还没睡着，再是她有心脏病，非常需要新鲜空气，白天整天闷在屋子里，这会儿她要到户外做做深呼吸。做完深呼吸回来，她见到他睡熟了，轻轻地在他习惯搭在被子外面的右臂上盖块大毛巾或一件轻软衣服。接近凌晨两点，她才在他身边躺下。

夜里，只要他稍有动静，她便会条件反射般地醒来。天亮了，起床和晚上上床一样，又是一阵紧张和忙碌。

当把他安顿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她便要忙他的一日三餐和饮料。然后定时把准备好的食物喂给他吃。

高士其同志喜欢干净，一般情况隔一天洗一次澡。洗澡对他来说不是单为清洁，而是为了运动。这就要洗很长时间，每道程序之细致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如果高士其同志仅仅是位病人、残疾人，那还好办，耐心、悉心照料就是了。而他是科学家、科普作家、文学家、社会知名人士，他有许多想法，要做许多工作。他要和社会和人民在一起。他要出席会议，不断接待各界的来访……要做好这一切，固然离不开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但绝不可少的还是他的妻子。比如出席会议，在高士其的轮椅出现在主席台前时，那前前后后的“戏”主要就得由她来“唱”。

这样的生活不是十天半月，一年半载，到如今整整二十三年！何况这期间，秘书从“四清”到1972年离开八年，高士其同志又主动减少工作人员，中间还有一次“文化大革命”，一次唐山大地震！

高士其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坚强的，他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许有人曾天真地以为他的生活一定富有诗情画意，那么，看了上面的描述可能会明白，他的生活是由大量极普通、细琐、繁重乃至烦人的小事组成的。

也许有人会问：金爱弟同志适应得了这种生活吗？

她开始实在是不适应的，她克服了人们能想到或没有想到的困难，使生活由正常到不正常，再由不正常到正常。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长年的劳累和疲乏，使她的大脑中枢神经严重失调，疾病也开始来缠她，她经历过四次大手术的折

磨。

漫长的二十三年里，她把妻子、妹妹、朋友、同志和母亲所必具的一切集于一身。总之，她把一个女人所能有的爱全部奉献给了高士其，常常忘记了自己。她不讲究衣着，冬天毛衣内的衬衣领有时一边露在外头，一边窝在里头。客人来了，她会随手抓出一件夏天的黑衬衫罩上。夏天，她身上穿的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夏威夷式衬衫，不是白色就是黑色。至于头发，因为没空照镜子，她不知道何时鬓染霜雪，而今已黑白掺半。由于总是舍不得花两个小时去理发，长了只好找根毛线一扎。她的装扮无论如何与高士其夫人的身份联系不起来。如果再看到她今天已经迟缓甚至有点蹒跚的步履，和时时挤着那双长久缺少睡眠的眼睛，就更不相信她是位只有五十四岁的夫人了。

他们当年的证婚人苏菲同志每逢提到金爱弟，总要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伟大的女性。”

这评价一点不过分。高士其同志就曾多次在妻子的日记上题字赞美她，还对别人说过：“她是中国优秀的女性。”

欢乐在他们中

别以为高士其夫妇过的是苦行僧生活。不，在紧张忙碌中，他们有他们的欢乐。

由于金爱弟同志亲自做饭，细心调理，半年时间高士其同志便面色红润，脸庞丰满，精神自然更好了。每天他工作达十二时。

每每工作结束后，高士其总是要和金爱弟说说笑笑好一

阵子才休息。

金爱弟会讲很多故事，那时，差不多天天晚上要给丈夫讲。每次高士其同志都听得入神。她有一个圆润动听的歌喉，青年时代又受过音乐界前辈陈歌辛的指导，有一点演唱技巧。当时的流行歌曲一口气也能唱“一箩”，京剧和越剧也会一些。听歌曲，高士其同志容易产生共鸣，京剧和越剧，他的反映就比较迟钝，因为他过去很少接触它们。可是听了十次八次后就听出点味道来了。他自己也有意识培养这方面的兴趣。那时他们已有一部黑白电视机，过去他只看新闻，现在他主动陪妻子看戏曲节目。“爱鸟及屋”，他后来看古装戏也和妻子一样有瘾了。有时，听到一句好唱词，高士其也记，金爱弟也记，记完两人还要对一对，那认真和纯真实在难得。

高士其同志虽然长年在轮椅上活动，但他对生活的热爱一点不亚于健康的人。他还喜欢音乐，尤其喜欢轻音乐和舞曲，更爱看别人跳舞。1980年，儿子结婚时，为让他高兴，在家里举办了一次舞会。高士其坐在旁边，眼里跳动着快乐的光芒，看着一对对充满活力的年青人在他眼前飞来飞去。直到年轻人玩够了，他才离开。

他又十分好客。1978年一场大病夺去了他说话的能力。可他心里有很多话要和朋友们说，于是用紧拢而僵硬的手指夹住笔与客人“交谈”。“谈”到高兴时，他面色微红，双眼潮润，发出很高的“喝喝”声，笑得上身抖动起来。一旁的客人和妻子不觉受到感染和鼓励，顿时笑声满屋回荡。

和任何老人一样，高士其喜欢孩子。三年前儿媳分娩时，他正在医院。这之前，他和妻子念叨过，希望有个孙女。可偏偏来了个孙子。妻子迟疑着未告诉他，他敏锐地感觉出了，说：

“生男生女都一样。”并立即给儿媳小冯写了慰问信：“谢谢你，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增加营养。”出院回家后，刚坐定，他就让人把小孙子放在他的臂弯里，长久凝视那粉红的小脸蛋。现在孙子满处跑，只要他在家，爷爷面前就没个安静。

年迈的高士其对妻子更加钟爱。夜里，他已经躺下了，妻子还在忙，他心疼，便偷偷看她在干什么。妻子偶一转身，他就马上闭眼装睡。这哪骗得过呀，明明他的上眼皮还在颤动嘛！她便站到他床头，看着他入睡。他感觉到了，便平静地闭上双眼，不久，在妻子柔和目光的爱抚下睡着了。

高士其见妻子的美丽和健康在劳碌中渐渐消失了，感到过意不去，他还希望她打扮得漂亮些。去年十一月下旬，在他从事科普和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兼八十寿辰庆祝会前夕，他指着一位医生烫过的大波浪发型对妻子说：“你也去做这样的。”

金爱弟笑了：“我梳辫子不好吗？你过去不是很喜欢吗？”

妻子的话把高老逗乐了，又发出很高的“喝喝”声。在场的医生、阿姨、儿子全都笑了。

高士其同志尽管坚强，可他毕竟是个病人，有时也有着病人通常的弱点和表现。他会无缘由地焦躁，暴怒，不吃，不睡。这时，妻子、儿子、儿媳便会轮流地大显身手。特别是儿媳小冯，因为公公时常叫她汇报，她便在这时来汇报自己工作、学习的情况，兼或天南海北地讲一通新闻，惊险的、逗乐的，那年轻的、有趣的话语使老人渐渐平静了。

往往这时，金爱弟会抚着丈夫的肩，轻轻地补一语：“你呀，这不真成了孩子了吗？”

高士其听了，便抬起那双富于感情的眼睛望望妻子，不吭声了。

可一旁的家人全会忍俊不禁，哈哈笑了。

高士其同志生活在亲人的爱与温存中。这于他，正象桑叶于春蚕，使它不倦地吐出缕缕的丝。

闪光的爱情

简 妮

我后悔见到她太晚，我也没想到她这样年轻。

二十岁的她，一双纯净如水的眼睛，一张娃娃似的圆脸，一头细柔的披肩发，质朴中透出几分灵秀。

首都新闻界有一种说法，1985年10月至11月有两次精神文明的热潮，一个是解放军英模汇报团，一个是全国纺织职工理想演讲团。他们夫妻俩，每人都在一个团里占了一个名额：战斗英雄、特等伤残军人安忠文，昆明纺织厂挡车工邓阳昆。

握着她那双纤细的手，我的心轻轻颤动。这双女人的手，在今后几十年里，要支撑起一个家庭，要扶持着一位失去双眼和右腿的伴侣，经受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雨雪……做一位军人的妻子难，做一位伤残军人的妻子就更难。

她的回答令人震惊：“我没觉得是付出了多大牺牲。我和小安结合，不仅是奉献，他给予我的东西更多，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

这句话立刻引起旁边几位女伴七嘴八舌的“揭发”：“她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安买了拉力器，她还去买盲文书，可惜没买到。”

“她只要一有空，就给小安写信。”

邓阳昆只是浅浅地笑，等伙伴们美丽的风衣从门口飘逝而去，她才对我披露了心迹。

“我的确很爱小安，也很敬重他，但不是清教徒式的崇拜。你想想，我和他不是医务人员和伤病员的关系啊，我们是夫妻，要共同生活一辈子。小安是一个英雄，他把爱献给了祖国，是一个最懂得感情的人，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热爱生活，会唱歌，会弹吉他，我和他在一起总是很快乐。”

“请你理解我的爱。”整整一个下午，她说到的都是她和他，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感情经历。

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遇到情人以前，每个人事实上已经对理想的爱情做过设想。她从报纸上看到安忠文的英雄事迹，首先就想到，这样的人可亲可爱。过去别人一提介绍对象她就说太早、太早，这一次却主动发出一封试探性的求爱信。细心的姑娘怕安忠文已经有了未婚妻，又不知他的伤有多重，便在信尾署了一个假名“王小明”。

回信尽管是明显的拒绝，“王小明”还是出现在安忠文住的病房里。迎着全屋子十几个伤病员探询的目光，她顾不得害羞，剥了一支香蕉放在安忠文的手心里。

第二次，“王小明”推着轮椅陪安忠文出去散步，安忠文说：“我不能拖累你。”

“王小明”明白他并没有“那一个”，便讲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谁说你拖累我了，我现在是看上了你，不管伤多重，我也不后悔。”

“你是不是可怜我？”安忠文问。

“不爱你，就是再可怜你，我也不会嫁给你。”

邓阳昆反复讲了好几遍这个意思：我吃苦受累都不怕，最

怕听人说安忠文可怜。我一听这话就想流泪，最可爱的人怎么成了最可怜的人呢？我要让他活得象正常人一样幸福。让前线报效祖国的勇士知道，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理解加上奉献，碰撞出了爱情。

从84年6月，安忠文在昆明军区总医院住院的日子里，小邓几乎每天一下班就往医院跑。送来鸡汤、排骨汤，给他洗衣服，擦澡，喂饭。

安忠文心疼她太劳累，又不愿麻烦别人，就自己摸索着干这干那。小邓到医院一看，看到他倒开水手上烫起了泡，上厕所头上撞起了包，眼镜也摔碎了，还摸索着搓洗衣服，小邓一把夺过他的衣服，说：“咱们结婚吧，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我的腿就是你的腿，我不能看着你受罪。”

从此，在公园的花丛里，在繁华的街道上，经常出现一位姑娘和一位伤残军人互相搀扶的身影。

一位战友曾经问安忠文：“你知道你的妻子长的模样吗？她跟你走大街上，连我们脸上都觉得有光彩。”

两颗大大的泪珠从安忠文空空的眼眶里跌落下来，他说：“我遗憾的是这双眼睛失去得太早了，我多想看她一眼啊！”

小邓却说：“有些人只看到小安失去了眼睛和右腿，却没看到他的心灵多么美。他自信、乐观，对我很体贴，我在人海里找到了他，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只有祖国的英雄才配有你这样的妻子，只有你这样的好姑娘才配得上我们的英雄！

但是也有人对小邓说：你们是会被遗忘的。

邓阳昆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口说：“我们不是为了让人歌颂才活在世上的。再热烈的掌声也会过去，但爱是永